



譯 魚 富 吳

記遇奇虎

小說叢刊之四十一

麥克奇遇記

吳 富 魚 合 譯
鄭 連 慶

光 啓 出 版 社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元月初版

小說叢刊之四十一

麥克奇遇記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譯者：吳富魚・鄭連慶
發行者：鄭聖冲
出版者：光啓出版社
(400)臺中市忠孝路197號
郵政劃撥：中20479號
經售處：臺灣各大書局
承印者：中信印刷廠有限公司
(400)臺中市民族路225號
定價：N.T.\$ 50.00

本社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084號

40246

Novel Series No.41

THE MASS OF BROTHER MICHEL

by Michael Kent

translated by

Wu Fu-pao

Cheng Lian-ching

麥克奇遇記

吳富魚
鄭連慶譯

目錄

第一部 麥克之夜

第一章 聖徒之死·····	五
第二章 「國王需要·····」·····	二七
第三章 內心深處·····	四五
第四章 黑暗中的光明·····	五八

第二部 平安之路

第五章 如同那深山中的綠樹·····	八九
第六章 祝福這個祭獻·····	一一七
第七章 此即王國·····	一六三
第八章 沙子與磐石·····	一九七

第三部 麥克的日子

第九章	對於那即將領受的……………	二四九
第十章	牧羊人與陌生人……………	二七一
第十一章	凡持劍的……………	三〇八
第十二章	永恒的司祭……………	三三五

第一部

麥克之夜

在上主的眼中，

聖者之死，重於泰山。

第一章 聖徒之死

吉樂蒙伯爵夫人，奄奄一息，躺在她的大房間裏。這間房屋可以俯瞰遠處的古堡花園，葡萄園和橄欖樹，以及太陽底下波光粼粼的地中海。

關於死亡，並沒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對於吉樂蒙伯爵夫人及其他無論貴賤的婦女，遲早都會死亡的。只有伯爵夫人自己認為死亡是一種解脫，其他所有的人都認為她這時死亡，真是莫大的不幸。事實上，此情此景，在她的心目中只有一件憾事，而即使她繼續活下去，也無補於事。

人一旦相信死亡是一種新生、一種開始、一種賞報、和一種解脫的話，則在哪一天死亡，都死而無憾。空氣像水晶般的清澈透明，帶有一種神奇的魔力，使得所有的東西更加鮮艷動人。藍天無雲，虛無縹緲，有如一望無際的汪洋大海。衆鳥高飛盡，孤雲獨去閒。瑰麗的色彩，映入地中海的碧波之中。絢爛的陽光，投射在水面上，光耀無比。空氣中瀰漫著綠

霧，與嫩綠的果樹和橄欖樹，織成一幅綠色的畫面。零星或成叢的絲柏，黑影斑駁，點綴其間。

吉樂蒙村莊位於陡峭的山巔，乳白色的牆壁與長滿薜荔的屋瓦，深厚柔和的色澤，顯然是多年的飽經風霜。一道石牆環繞著這密集的村莊。而在村莊與海洋之間，聳立著吉樂蒙古堡，在周圍房舍、葡萄園、城池、塑像與花園的襯托之下，有如鶴立雞群，在陽光中顯得輝煌壯麗。

美景依舊，而這二十多年來曾是它的女主人，已是神志恍惚，奄奄一息。窗簾緊閉，遮住了美景，也遮住了室內豪華的傢俱與掛在閨房牆上的飾物。那描述尤利西斯 (Ulysses) 之旅的著名掛錦，是伯爵在亞拉斯 (Arras) 定製的。作為送給新娘的結婚禮物。伯爵夫人信德虔誠，處事熱心。伯爵為表示他對夫人的關懷，經常購買一些禮物送給她。這些禮物包括那描述古代神話英雄傳奇的掛錦、雕刻、小畫像等等。

伯爵夫人安德蕾，剛剛四十出頭。自從她十八歲嫁給吉樂蒙伯爵亨利以來，堅忍而樂天知命地背起這個十字架，充分顯示出她的智勇雙全。照常理而言，若非愚魯遲鈍、麻木不仁，絕難長期忍受伯爵的惡意狂妄而不失去理智與健康。如今她已病入膏肓，康復無望。診治醫師無法說出她患的是霍亂、斑疹傷寒、或是什麼結石。他們替她輸血、抽血治療，或叫

她空腹挨餓，但是毫無效果。現在，她的死亡只是時間的問題而已。她躺在大床中間，憔悴的面容與那亞蘇枕頭幾已無法分辨。她現在酷似小女孩，但是非常衰老。奄奄一息者、年紀老邁者，都和小孩子一樣，當他們仍然活在世上時，比其他的人更接近永生。

這日之前，她有點迴光返照，於是決定再度爲她輸血，希望即使不免一死，也能拖延時間。此舉恰恰產生與原意相反的效果。死神已竚立在看得見的地方，但靜止不動，正像無風而靜止的帆船，非但不向後倒退，反而向前邁進一大步，向她索命。（在大家注視之下），她一輸血之後，就立刻全身瓦解，渾身發黑，聲音歸於沈寂。更不幸的是，她的兒子麥克一週來未曾離開她身邊，如今見她稍有起色，而醫生也保證她會拖延數日，於是到遠處辦理他自己的要事去了，無法立刻叫他回來。

他們趕緊去請柯特神父來，然而，即使她真能支持到神父蒞臨，是否有力氣辦妥臨終告解，實在值得疑慮。泣不成聲的僕人，面面相覷，彼此都說夫人辦不辦告解都是無關緊要的。夫人在世時，是天使；在天上將是聖徒。還要辦什麼告解呢？

然而，夫人要辦告解的，是一件極大的憂愁與殘酷的失望。她急切的需要，使她產生足夠的力量，以辦理告解聖事。多年以來，柯特神父一直都是這個家庭的告解神師，也是她兒子的家庭教師；但這是她唯一向他透露這件悲哀事件的時刻。

房間裏面除了神父以外，沒有什麼人。夫人睜開眼睛。她的雙眼明亮，令人感到奇異的深邃與光澤。在慘白與縮皺的面容裏面，生命仍在燃燒。

現在，她舉目注視神父。神父安祥的臉上帶著濃濃的新愁。臉上逐年加深的皺紋，不是由於哀愁，而是由於他的職業所促成的結果。這就是柯特神父的命運。在冷淡無情與漠不關心的貴族家庭裏執行職務，四週充滿了鄉愿偽善的作風，與對宗教的輕蔑，使他徒勞無功；遠非一般窮苦無告者的神父所能瞭解的。

神父應邀到吉樂蒙伯爵夫人家裏來，奉行他做神父的本份。除了習以爲常悲戚面容之外，並無任何煩悶的表示。他以前曾爲她做過幾次病人敷油聖事。她每次都相信會復原，果然也真的復原了。除了他本人以外，所有的人無不感到驚奇。但是，現在他知道她已絕望；當那雙明眸再度閉起，直到末日復活之時，不會睜開。她的兒子麥克長得很像她。關於麥克的未來，神父做過許多夢想。這種夢想，除了向他的造物主以外，從來不會向任何人透露。假如這個秘密的希望能夠實現，則他在這個世上一輩子的血汗就不算白流。

伯爵夫人之死，使他極度悲傷；但如果他對於麥克的夢想得以實現的話，也可以使他稍感安慰，倘若她從他的忠告中獲取力量，他就會因爲她的活著而獲得鼓舞：即在他的教區如此腐化的社會裏，天主給予一個如此光輝純潔的靈魂。想到這裏，就會令人增多信心與希

望。爲所有付託於他的人中，失去這個靈魂，他祈求那聖爵（杯）能從他的手中傳遞出去，直到現在，他的祈禱已蒙俯允。但是此刻，他的時刻已經來臨。那杯爵還不能傳遞出去，他必須喝下去，並且必須表現得若無其事的样子。

伯爵夫人低聲告解，聲音非常微弱。每句話都停頓許久，但是很清楚。

「我自認自承——違背了天主的聖意。」

「我們當中哪個不是這樣？真正服從天主聖意的，只有（耶穌基督）一人而已。我們的心，本來就具有反抗性，要不然，服從就不能算是一種德行了。」

她輕微而肯定地做了一個不贊成的表示。

「我曾經要求天主開恩，賜我一項神聖的禮物。爲了換取這項恩寵，我已奉上了一生的憂苦。但是，祂拒絕了。神父啊！這個對我來說，未免太殘忍了吧。我無法接受這個。其他的一切，我都可以忍受；就是這個我受不了。」

「我的孩子，你到底要求了什麼？」

「我祈求我的兒子當中，至少有一個成爲天主的司祭。」

神父停頓了一會兒，聽到這奄奄一息的女人道出了她內心的願望，感到有些驚異。不過，對於此事，（他仍然不表示什麼）。

「我的女兒，現在爲時不晚。你不是還有兩個孩子活著嗎？尤其當你在天上當面向天主請求時，祂仍然會答應你的要求的。」

她再度搖頭。

「保祿沒有這個願望，麥克也沒有。安德烈雖有意修道，但可惜早已夭折。積或皮爾，可能有聖召，但他們也不幸早夭。神父啊！由這件事我可以想見天主對我的審判。我老早就想修道，我相信那是天主的聖召。只是我並沒有追隨這個聖召。我屈服於雙親的意志，終於結婚了。」

「我的女兒啊，假如你這樣做，果真違背了天主聖意的話，那麼，你的婚姻生活，不就是一項補贖嗎？沒有人能判斷你當時所處的情況。這件事唯有天主知道。」

她顫抖著，像癱瘓的手中拿著的花朵。

「可不是，神父啊！這是一項補贖——一個煉獄。我已做了一個奉獻——一種祈禱——從前我拒絕奉獻給天主的，我願我的孩子當中有一個人代替我做這個奉獻。」她的頭在枕頭上移動了一下，她的聲音變得更堅強了。「啊，神父啊！這個願望是一種痛苦——長期而劇烈的痛苦——爲了使我的孩子成爲神父，站在祭臺前面，奉獻彌撒聖祭，永遠做個人間與天上的司祭。此願難償。三個孩子可能當神父，但不幸早夭。麥克和保祿倖存，但是他們不可

能有聖召。」

「天主沒有不可能的事。祂只要求你對祂的仁慈美善始終保持信心。我承認保祿似乎不太可能。至於麥克——我可以安慰你。我相信麥克有這份聖召，只是他還不知道罷了。」

伯爵夫人的眼臉動了一下。她使勁地掙扎，想說出她尚未說出的話。

「但是麥克——會結婚的。我從未見過一個這樣癡情的人兒。」

「我們不可以強迫天主照我們的志願去做；也不能強迫別人遵從天主的聖意。但若是在天主的眼中，麥克可能當神父的話。那麼，天主一定會使他明白的。那些人能以世俗真誠相愛，必然更能夠接受天主的愛。」

「您——真的——相信它還可能？」

「我相信與天主同在，一切都是可能的。你在天堂上可以祈求天主召請麥克做個神父，麥克聽了，一定不會拒絕的。可能正因為這個緣故，天主賞賜你修道的願望，但並未讓你如願以償，而讓麥克完成做神父的意願也說不定。假如麥克接受了這個聖召——我深信他遲早會聽到這個召喚——他將成為這個世界上最迫切需要的神父。我的女兒，我要與你一同祈禱，我相信你會如願以償的。」

領受了最後的聖事之後，她就安詳的逝去。她是否信服神父的話，這倒很難說；不過無

論如何，她幾乎猜不到這個事實：那就是她的意見與神父的意見相左，但是到後來兩者都是正確的。

一一

然而，這件事情，伯爵夫人的判斷比神父的判斷更為正確。

沒有任何跡象顯示麥克有修道做神父的聖召。

事實上，在他母親最後告解的時候，他仍然熱衷於此不可能的事兒。

在天亮之前，他就起身前往康森尼花園；唯恐耽誤時間而無法完成他此行的目的。他母親的病況稍有起色，雖然微不足道，但仍可放心；他得到醫生的許可，這天可以安心離開吉樂蒙。雖然她康復無望，但拖延數日絕無問題；甚至於可能拖延數週也說不定。而這個在他自己生命中的緊要事件，若稍有延誤，必將引起致命的打擊，所以不得不立刻斷然處置。在前一天晚上，他向母親道晚安時，已向她說明他要到那裏去，但未稟明原因；唯恐此行的原因會引起她不快。他黎明動身，相信能把事情做完回來時，他母親的病況不致惡化。

麥克的心已迷失於一雙烏溜溜的眼睛深處，被火焰的光芒射穿了。這火焰燃燒在年輕臉

孔之上，燃燒在光亮的髻髮之中。這個不是新戀。自從童年時代起，麥克的生命之線，早已緊緊地交織於這個佳人身上。青梅竹馬，兩小無猜，兩人的生命之線早已織成了一條紗，織成了一個圖案。如欲破壞這件織品，必需把線頭拆開，然後一根一根抽出來，這種做法，顯然是不太可能的。但是現在，來了一個不速之客，專門從事破壞。他拆開了經線與緯線，再依照他所喜好的型式，重新織起來。

可怕的是，想要從中作梗的人，竟是麥克的哥哥，保祿。度過鬱鬱不樂的童年與燥燥的青年時代之後，保祿曾經與一位家庭教師一起乘船到義大利，看看旅行能否把他陶冶成像樣的大人。起碼就某一點來說，出乎意料之外的，保祿回來之後，竟成爲擅於（破壞愛情）的專家。

麥克知道保祿去過康森尼，但那也不過份。若非一位關心麥克的僕人告訴他，他還不知道保祿從那時候起天天到康森尼去哩。這消息來源在康森尼極度保密，但不脛而走，一再傳聞，並非爲了關心麥克，而是爲了閒談。有關保祿訪問康森尼的報導，及其顯而易見的目的，經由迂迴而不可靠的途徑，傳到麥克的耳朵。雖然如此，但事實無庸置疑：當局者迷，旁觀者清；除了當事人以外，沒有人不知道的。就這樣，在麥克懷疑之前，保祿已儘力從事破壞。阻止他這種破壞與設法彌補，乃是當務之急。麥克滿懷希望，騎上他的駿馬「羅蘭」